

# 蘇辛詞說

顧隨 著 陳均 校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www.hkopenpage.com](http://www.hkopenpage.com)

## 《蘇辛詞說》小引

周汝昌

先師羨季先生平生著述極富，而東坡稼軒兩《詞說》具有很濃厚的獨創特色與重要的代表意義。我是先生寫作《詞說》之前後嘗預聞首尾並且首先得見稿本的二三門弟子中的一個，又曾承先生欣然首肯，許我為《詞說》撰一序言。此願久存懷抱，固然種種人事滄桑，未遑早就，但事關賞析之深微，義涉文章之精要，言說至難，落筆匪易，也是一個原因。今日回首前情，四十年往，先生墓門迢遞，小生學殖荒蕪，此刻敷楮搦管，不覺百端交集。其不能成文，蓋已自知矣。

先生一身兼為詩人、詞人、戲曲家、文家、書家、文藝鑒賞家、哲人、學者，——尤其出色當行，為他人所難與倫比的，又是一位傳道授業、最善於講堂說「法」的「教授」藝術大師。凡是聽過先生的講課的，很少不是驚歎傾

倒，歡喜服膺，而且永難忘掉的。我常想，能集如許諸家眾長於一身的，在那許多同時先後的名家巨擘中，也不易多覩；倘由先生這樣的講授大師撰寫藝林賞析的文章著作，大約可以說是世間最能予人以教益、啟沃、享受、回味的寶貴「精神營養品」了，——因為先生在世時，方便使用的錄音、錄像之機都還不似如今這樣人人可有，以致先生的笑貌音容、欵唾珠玉，隨風散盡，未能留下一絲痕跡，所以仍須就先生的遺文殘簡而求其絕人之丰采、不朽之精神。循此義而言，《蘇辛詞說》就不妨看作是先生的講授藝術的自家撰為文字的一種「正而生變」的表現形式，彌足珍貴。

先生一生致力最多的是長短句的研究與創作，「苦水詞人」是大家對先生的衷心敬慕的稱號；但先生自言：「我實是一個『雜家』。」舊的社會，使先生這樣的人為了衣食生計而奔波不停，心力交瘁，他將自己的小書齋取名為「倦鶱庵」，也許可以使我們從中體會一些「境界」——那負重致遠的千里明鶱，加上了一個倦字為之形容，這是何等的「歷史語言」啊！由於時代的原因，先生於無書不讀之間，也頗曾留意佛學典籍與禪宗語錄。凡是真正知道先生的，都不會承認他的思想中受有佛家的消極影響。

正好相反，先生常舉的，卻是「透網金鱗」，是「丈夫自有衝天志，不向如來行處行」，其精神是奮鬥不息、精進無止的。他閱讀佛經禪錄的結果，是從另一方面豐富了他的文學體驗，加深了他的藝術修養。他寫《詞說》，行文參用語錄之體，自然與此不無關係。但採此文體，並非是為了「標新立異」或文人習氣喜歡掉弄筆墨。今日讀者對於這些事情，已然比較陌生得多了，便也需要稍稍解釋一下了。

說採語錄體而行文是否是為圖一個「標新立異」，自然是從晚近的眼光標準來講話的。語錄語錄，原本就是指唐代的「不通於文」的僧徒直錄其師輩的口語而言，正是當時最普通的俗語白話的記錄。到得宋代，理學家們也喜採此體，盛行於時，於是「語錄」竟也變成了一種「文體」之名了。為甚麼語錄盛行呢？說它在講學傳道上具有其優越性，大概是不算大錯吧。那麼羨季先生講說宋詞而參採語錄之體，其非無故，便已曉然。還應當看到，先生的《詞說》，也並非就是一味模仿唐沙門、宋諸子，而是取其所長，更加創造——也就是一種大大藝術化了的「語錄文體」。這些事物，今天的讀者恐怕會感到十分新奇，甚至覺得「陰陽怪氣」，其妙莫名了。假如是這樣，就會妨礙他

很好地領會先生的苦心匠意，那將是一大損失和憾事。故此不惜辭費，先就此一義，略加申解。

然而，上述云云，又不可只當作一個「文體問題」來理會。這並非是一個單純的形式體裁的事情。它的實質是一個如何表達思想感情、道理見解的藝術問題。蓋禪宗——語錄的藝術大師們的流派——是中原華夏之高僧大德將西土原始佛法大大加以民族化了的一門極其獨特的學問，它對我們的文學藝術，產生了極其巨大深遠的影響。不理解這一層關係，那中國文藝全史就是不好講的了。寫意畫的興起和發展，詩歌理論和創作中的神韻、境界的探索和捕捉，都和禪宗精神有千絲萬縷的牽連。禪家論學，講究破除一切形式的障礙阻閼，而「直指本源」。它的意思是必須最直捷了當地把握事物的最本質的精神，而不要為任何陳言俗見（傳統的、久慣的、習以為然的「定了型」的觀念見解）所縛所蔽。因此禪宗最反對燒香念佛、繁文縟節、形式表面，而極端強調對任何權威都不可迷信，不惜呵佛罵祖，打倒偶像（將木佛劈了作柴燒！），反對綴腳跟、拾牙慧，具有空前的勇敢大膽、自具心眼、創造精進的新精神。不理解這個十分重要的一面，一聽見說是禪宗屬於「佛法」，便一古腦兒用一個甚麼標籤了事，那也會對我們

的百世千年的民族文化精神的真面全貌造成理解上的許多失誤。讀先生的《詞說》，更要細心體味他行文說理的獨特的詞語和方式，以及採用禪家「話頭」「公案」的深刻而熱切的存心用意，才不致於像《水滸傳》裡的黑旋風李逵，聽了羅真人的一席話言，全不曉得他「說些甚底」。那豈不有負先生的一片熱情，滿懷期望。

我國文藝傳統上，對作家作品的品評賞析，本亦有我們自己的獨特的方式，這又完全是中華民族的，而不應也不能是與西方的一模一樣；加上禪家說法傳道的尤為獨特的方式，就成為了一種潛發靈源、溉沃智府的高超的藝術和學問。其最主要的精神是誘導啟示，使學人能夠自尋蹊徑、獨闢門庭，而最忌硬套死搬、灌食填鴨、人云亦云、照貓畫虎。以是之故，先生的《詞說》裡是找不見甚麼時代、家世、生平、典故、訓詁……這些「箋注性」的死知識的——這些都不難從工具書上查他一個梗概。先生所說的，全是以一位詩人的細心敏感，去做一位學者的知人論世，而在這樣的相得益彰的基礎上，極扼要地、極精彩地抉示出了文學藝術的原由體性，評駁了名家巨匠的得失高低，——而這一切，只為供與學人參考借鏡，促其精思深會，而迥異乎「唯我最正確最高明」「天下之美盡在於斯」

的那種自居自炫和人莫予毒的心理態度。

先生的講說之法，絕不陳米糟糠、油鹽醬醋、流水開帳，以為「美備」；也絕不同於較短量長、有意翻案，以聳動世人耳目為能事；他只是指頭一月，頰上三毫，將那最要害、最吃緊的關節脈絡，予以提撕，加之勾勒，使作者與講者的精神意度，識解胸襟，都一一呈現於目前，躍然於紙上，——一切都是活的。他不像那些鈍漢，專門將活龍打作死蛇來弄。須知，凡屬文學藝術，當其成功出色，無不是虎臥龍跳、鳶飛魚躍樣的具有生命的東西，而不善講授的，卻把作死東西來看待，只講一串作者何年生、何年卒、何處人氏、何等官職，以至釋字義、注故實、分段落、標重點……如此等等，總之是一大堆死的「知識」而已，究其實際，於學子的智府靈源，何所裨益？又何怪他們手倦拋書，當堂昏睡乎？——然而，正是習慣於那種引畱的講說之法的，總以為那才是天經地義，乍一見先生的《詞說》，無論文體語調，還是方法方式，都會使他吃驚不小；「離經叛道」「野狐參禪」「左道旁門」，以及其他疑辭貶語，也許就不免噴噴之言了。比如，有人看了《詞說》，會詫異詰問：為何不見一句是講思想性與藝術性？他卻不能懂得：先生字字句句，都在講那真正的思想性和藝術性，

只不過這一切都是中華民族的文藝概念、美學觀點，並且也是中華的表現法講說法，而非照搬舶來之界說與詞句罷了。當然，講我們中華民族的文藝特色，除卻人們常用的思想性與藝術性而外，是否就沒有了別的可講——或者講了別的就是「錯誤」的了？這正是一個問題。讀《詞說》而引起認真嚴肅地思考的學人，定會想上一想，並試行研尋解答這些課題。對這一點我是深信而不疑的。

《詞說》正文，篇篇珠玉，精義名言，絡繹奔會，給讀者以極大的啟迪與享受。然而兩篇《自序》，同樣十分之重要，這都是先生數十年覃思淵索的結晶之作，最堪寶貴。就我個人的感覺，從行文的角度來說，《東坡詞說》卷尾的《自序》筆致又與「說辛」卷端的《自序》不同。後者綿密有餘，而不無緩曲之患；前者則雄深雅健，老筆益見紛披矣，蓋得力於漢魏六朝高文名手者為多。我還想試為拈出的是先生寫到《東坡詞說》之時，思致更為深沉，心情益覺嚴重，哲思多於感觸，筆墨倍形超脫，已經是逐步地脫離了開始寫「說辛」時的那一種心境和文境了。兩部《詞說》，本係姊妹為篇，同時相繼，一氣呵成，而其異同，有如是者。說辛精警，說蘇深婉。精警則令人振奮而激動，深婉則令人歎喟而感懷。蘇辛之不同科，於此亦可概見，

而顧世之評者猶然「蘇辛豪放」，眾口一詞，混然不別，先生言之之切，亦已曉然。破俗說，糾誤解，原非《詞說》之主體，而舉此一端，亦足見先生借禪家之宗旨，提倡自具心眼、自行體會，於學文之人為何等重要了。

凡了解歷史、尊重歷史的，都會承認，王靜安的《人間詞話》是一部詞學理論史上的重要著作，而且影響深遠，又不限於詞之一門，實是涉及我國廣義的詩學理論與文藝評論鑒賞的一部具有世界聲譽的著作。先生之於王氏《詞話》，研索甚深，獲益匪淺，也是可以看得出的事實。但先生的《詞說》，其意義與價值，超過於靜安之《詞話》，我在四十年前初讀《詞說》時，即如此估量。估量是否得實，豈敢自定。以余所見，先生之《詞說》，視靜安之《詞話》，其所包容觸發，無論自高度、廣度而言，抑或自深度、精度而論，皆超越遠甚。先生之論詞，自吾華漢文之形音義說起，而迄於高致之生焉。所謂高致，先生自謂可包神韻與境界而有之。竊嘗與先生書札往還，商略斯事，以為神韻者何耶，蓋人之精神不死者為神，人之意致無盡者為韻，故詩詞文章，首須具有生命，而後濟以修養——韻者即高度文化修養之表現於外者也，神者則其不可磨滅而蘊於內者也。至於境界者又何謂耶？蓋

凡時與空之交會，輒一境生焉，而人處其間，適逢其會，而有所感受，感而寫之，是即所謂境界。先生爾時，深致讚許，以為能言人所未能言。及今視之，境界為客觀之事，人之所感乃主觀之事，境固有自性，不以人為轉移，然文學藝術，並非單純反映客觀如鏡面與相機也，以其人之所感，表於文字，而覽者因其所感而又感焉，此或謂之共振共鳴，互為激越、互為補充也。循是以言，其有感之人，品格氣質，學識胸襟，必有淺有深、有高有下，——由是而文藝作品之淺深高下分焉。徒言境界，則淺深高下皆境界也，有境界果即佳作乎？殊未可必。況靜安自言：有寫境，有造境。其所謂寫境，略近乎今之曰「反映」云者。若夫造境，余常論溫飛卿之《菩薩蠻》，率不同於實境之反映，而大抵詞人以精美華貴之物象而自創之境也；境既可造，必其所造之境亦隨造者心性之淺深高下而大有不同。是以太史公之論屈大夫也，椽筆大書：「其志潔，故其稱物芳。」然則《楚騷》之境界，蓋因屈子之高致而始有矣。

志潔、物芳，二者之間，具有辯證法的關係，是以讀者又每即詞中之物芳，而定知詞人之志潔。此則先生所以標高致之意，可略識焉。蓋高致者何？吾中華民族之高度

才情、高度文化、高度修養之一種表現是也。先生舉高致為對詞人詞作之第一而最後之要求，而不徒取境界一詞，根由在此。昔者龔定庵戲拈「柳綠桃紅三月天，太夫人移步出堂前」以為笑柄。夫此二句，豈果一毫境界亦無可言者乎，實又不可謂之絕無。然則其病安在？曰：苦無高致耳。無高致，縱然字句極工，乃不得為詩為詞，於此可見矣。東坡嘗笑「認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而云：「詩老不知梅格在，謂言綠葉與青枝！」而「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之句，傳為詠梅絕唱者，豈不亦即繫乎高致之有無哉。是以先生論詞之極則，而標以高致。即此而察，先生所會，已突過王氏。此外勝義，豈易盡舉。至若先生之《詞說》，商略舊問題固然已多，而提揭新課目，更為不少。即《詞說》以窺先生之文學思想、藝術精神，可以勒為專著，咀其英華，漱其芳潤，滋榮藝圃，霑溉文林，必有取之逢源，用之無匱之樂矣。

但四十年來，國內學人，知先生詞說者尚少，其意義與價值畢竟如何，當然有待於公證。唯是四十年前之歷史環境，與今大異，先生此作，又未能廣泛流佈，其一時不獲知者，原不足異；今者行將付梓，固是深可慶幸之盛事。然而詞壇宗匠，半已凋零，後起來哲，能否快讀先生之《詞

說》而領其苦心、識其旨趣？又覺不無思慮。實感如此，無須諱飾。但念江河萬古之流，文章千秋之業，如先生之所說，與吾中華民族文化精神無有一合，雖我一人愛奉之，維護之，又有何濟。如先生之所說，實與吾中華民族文化精神甚合甚切，則民族文化精神長存，即先生之《詞說》亦必隨之而不可沒，而我又何慮乎？

回憶先師操作《詞說》之時，吾輩皆居平津淪陷區，亡國之痛，切膚割心，先生之詞句有云：「南浦送君才幾日？東家窺玉已三年。嫌他新月似眉彎！」先生之詩句又曰：「秋風瑟瑟拂高枝，白袷單寒又一時；炒栗香中夕陽裡，不知誰是李和兒？」（李和兒宋汴京炒栗馳名，金陷汴都，李流落燕山〔今北京也〕，嘗流涕語宋之使金者：我東京李和兒是也。）愛國之丹心，隱耀於宮徵之間，此情誰復知者？爾時吾輩書生，救亡無力，方自深慚，顧猶以研文論藝相為濡沫，蓋以為中華民族文化精神不死，則吾中華民族豈得亡乎？嗟嗟，此意之於《詞說》，又誰復知者！

吾為先師《詞說》作序，豈曰能之，踐四十年前之舊約也。文已冗長，而於先生之精詣，曾無毫髮之發揮，而可為學人之津渡者。撫膺自問，有負先生之所望，為愧何如！然迫於俗事，吾所欲言正多，而又不得不暫止於此。

他日或有第二序，以報先生，兼以印證今昔識解之進退，可也。

癸亥端午佳節 受業周汝昌謹述於北京東城

(引自《硯窓小集》)

# 目 錄

## 稼軒詞說

詞目	003
詞目 後記	005
自序	007

### 上卷

賀新郎	018
念奴嬌	020
沁園春	023
滿江紅	026
水龍吟	028
八聲甘州	030
漢宮春	032
祝英台近	034
江神子	036

破陣子	038
-----	-----

## 下卷

感皇恩	042
青玉案	046
臨江仙	049
鷓鴣天	051
鵲橋仙	054
鵲橋仙	056
西江月	059
清平樂	062
南歌子	064
生查子	067

## 東坡詞說

詞目 附錄	071
前言	073
永遇樂	076
洞仙歌	081

木蘭花令	085
西江月	088
臨江仙	091
定風波	094
南鄉子	097
南鄉子	100
蝶戀花	104
減字木蘭花	109

## 附錄

念奴嬌	115
水調歌頭	117
水龍吟	119
蝶戀花	121
卜算子	123
後敘	125
校者跋	132

# 稼軒詞說

## 詞目

### 上卷

- 賀新郎 (鳳尾龍香撥)  
念奴嬌 (龍山何處)  
沁園春 (疊嶂西馳)  
滿江紅 (莫折荼靡)  
水龍吟 (楚天千里清秋)  
八聲甘州 (故將軍飲罷夜歸來)  
漢宮春 (春已歸來)  
祝英台近 (寶釵分)  
江神子 (寶釵飛鳳鬢驚鸞)  
破陣子 (醉裡挑燈看劍)

### 下卷

- 感皇恩 (案上數編書)  
青玉案 (東風夜放花千樹)  
臨江仙 (手捻黃花無意緒)  
鷓鴣天 (枕簟溪堂冷欲秋)  
鵲橋仙 (松岡避暑)  
鵲橋仙 (溪邊白鷺)  
西江月 (明月別枝驚鶴)  
清平樂 (溪回沙淺)  
南歌子 (世事從頭減)  
生查子 (悠悠萬世功)

## 詞目 後記

去歲擬說稼軒詞時，選詞既定，曾有記如右。比莘園抄來，竟不曾說。今日再閱一過，回想爾時胸中所欲言者俱已幻滅，如雲如煙，不可追求。但約略記得，其時頗有與諸家理會一向之意。今所寫，則極力避免與前人門口，若其間有不合則固然耳，與去歲無以異。吾甚幸去歲之不曾說，省卻多少口舌是非。吾又甚悔去歲之不曾說，事過境遷，遂致曾無蹤跡可證吾之學力與識力有無進益也。舊說既無有，而今吾所說又稍稍異前所見，又舊所選。不曾分卷，今釐而二之，上卷多飛動之作，下卷所選稍較恬靜。又於下卷中棄《臨江仙》「金谷無煙」一首、《鷓鴣天》「晚日寒鴉」一首、「有甚閒愁」一首。而補以今之《青玉案》《感皇恩》《清平樂》。則舊記本可不存。而仍存之者，敝帚自珍之外，意者小小意見，或亦有可供二三子參會處耶。自吾初著筆為此「說」，時在中

伏，日長天暑，今雖立秋，仍在三伏，秋老虎之餘烈，猶未稍減。吾之病軀雖較舊時為健，而苦思久坐，頭之眩，腰之楚，亦屢屢迫我停筆臥床。至於揮汗如雨，倦目生花，可無道矣。吾寫至此，《詞說》真將卒業矣。雖曰自喜，終竟慚愧。圜悟和尚問其弟子宗杲曰：「達摩西來，將何傳授？」杲曰：「不可總作野狐精見解。」又問：「據虎頭，收虎尾，第一句下明宗旨。如何是第一句？」杲曰：「此是第二句。」吾今茲之「詞說」，其皆野狐精見解與第二句乎？卅二年八月十二日記於淨業湖南之倦駝庵。

## 自序

苦水曰：自吾始能言，先君子即於枕上口授唐人五言四句，令哦之以代兒歌。至七歲，從師讀書已年餘矣。會先妣歸寧，先君子恐廢吾讀，靳不使從，每夜為講授舊所成誦之詩一二章。一夕，理老杜《題諸葛武侯祠》詩，方曼聲長吟「遺廟丹青落，空山草木長」，案上燈光搖搖顫動者久之，乃挺起而為穗。吾忽覺居室牆宇俱化去無有，而吾身乃在空山中草木莽蒼裡也。故鄉為大平原，南北亘千餘里，東西亦廣數百里，其地則列御寇所謂「冀之南漢之陰，無隴斷焉」者也。山也者，爾時在吾亦只於紙上識其字，畫圖中見其形而已。先君子見吾形神有異，詰其故，吾略通所感。先君子微笑，已而不語者久之，是夕遂竟罷講歸寢。吾年至十有五，所讀漸多，始學為詩，一日於架上得詞譜一冊讀之，亦始知有所謂詞。然自是後，多違庭訓，負笈他鄉。二十歲時，

始更自學為詞。先君子未嘗為詞，吾又漫無師承，信吾意讀之，亦信吾意寫之而已。先君子時一見之，未嘗有所訓示，而意似聽之也。顧吾其時已知喜稼軒矣。世間男女愛悅，一見鍾情，或曰宿孽也。而小泉八雲說英人戀愛詩，亦有前生之說。若吾於稼軒之詞，其亦有所謂宿孽與前生者在耶？自吾始知詞家有稼軒其人以迄於今，幾三十年矣。是之間，研讀時之認識數數變，習作之途徑亦數數變，而吾每有所讀，有所作，又不能囿於詞之一體。時而韻，時而散，時而新，時而舊，時而三五月至三五年擯詞而不一寓目，一著手。而吾之所以喜稼軒者或有變，其喜稼軒則固無或變也。意者稼軒籍隸山東，吾雖生為河北人，而吾先世亦魯籍，稼軒之性直而率，慙而淺，故吾之才力、之學識、之事業，雖無有其萬之一，而性習相近，遂終如針芥之吸引，有不能自知者耶。噫，佛說因緣，難言之矣。然自是而交好多目余填詞為學辛，二三子從余治詞者亦或以辛詞為問，而頻年授書城西校中，亦曾為學者說《稼軒長短句》。一九四一年冬，城西罷講，是事遂廢。會莘園寓居近地安門，與吾廬相望也，時時過吾談文。一日吾謂平時室中所說，聽者雖有記，恐亦難免不詳與失真。莘園曰：「若是，何不自寫？」吾亦一時興起，乃遴選辛詞二十首，付莘園抄之。此去歲春間事也。然既苦病纏，

又疲飢驅，荏苒一載將半，始能下筆，作輒二十餘日，終於完卷。亦足以自慰，足以慰莘園，且足以慰年來函詢面問之諸友也。夫說辛詞者眾矣，吾嘗盡取而讀之，其犁然有當於吾心者，蓋不數數遘。吾之說辛，吾自讀之，亦自覺有稍異夫諸家者。吾之視人也既如彼，則人之視吾也，其必能犁然有當於心也耶？彼此是非，其孰能正之？雖然，既曰說，則一似為人矣。吾之是說，如謂為為人，則不如謂為自為之為當。此其故有三焉。其一，吾二十餘年來讀辛詞之所見，零星散亂，藉此機緣，遂得而董理之。其二，吾初為上卷時，筆致甚苦生澀，思致甚苦艱辛，情致甚苦板滯，及至下卷，時時乃有自得之趣。其三，吾平時不喜為說理之文，於是亦得而練習之。為人之結果若何，吾又烏能知之，若其自為，則吾已有種豆南山之感矣。勝業雖小，終愈於無所用心耳。或有謂既以自為而非為人，又何必詞說之為？曰：既非為人而以自為，又何不可為詞說也？陶公詩時時言酒，而人謂公之意不在酒，藉酒以寄意耳。夫其意在酒，固須言酒；若其意不在酒，而陶公之詩乃又不妨時時言酒也。且夫宇宙之奧，事物之理，吾人其必不能知耶？苟其知之，吾人又必能言之耶？孔子為天縱之聖，釋迦為出世之雄，是宜必能知矣。孔子循循善誘，誨人不倦，而曰：「予欲無言。」釋迦在

世，說一大藏教，超度眾生，而曰：「若人言如來有所說法，即為謗佛。」以聖人與大雄，尚復如是，則說之難歟？抑說之無益歟？月固月也，人不識月，而吾指以示之，則有認指為月者矣。水固水也，析之為氳二氣，無毫髮虛偽於其間也，說之確當無加於是矣。然既氳二氣矣，又安在其為水也？若是夫說之難且無益也。孔子與釋迦所說者道，而今吾所欲言者文。道無形而文有體，則說道艱而說文易。古來說文之作，吾所最喜，陸士衡《文賦》，劉彥和《雕龍》，是真意能轉筆，文能達意者。然士衡曰：「是蓋輪扁之所不得言，故亦非華說之所能精。」又曰：「蓋所能言者，具於此云爾。」則有欲言而不能言者矣。至劉氏之《文心雕龍》，較之《文賦》，加詳與備。然其《序志》亦曰：「雖復輕採毛髮，深極骨髓，或有曲意密源，似近而遠，辭所不載，亦不勝數。」以二氏之才識與思力，專精於文，尚復如是，吾未見說文之易於說道也。是故知之愈多，言之愈寡；知之彌遼，說之彌艱；文之與道無殊致也。彼孔子與釋迦，陸機與劉勰，皆知道與知文者也，宜其言之如是。吾於道無所知，自亦不言，至今之說辛詞，詞亦文也，說詞亦豈自謂知文？陸氏與劉氏，維其知文，雖不能忘言，要不肯易言，故有前所云云耳。若夫苦水維其不知文，故轉不妨妄言之，是亦陶公飲酒之別一引申也。夫子

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彼村氓山樵，釋耒弛擔，田邊林下，亦間談性天。此豈能與夫子並論？彼村氓山樵，不獨無方聖人之意，亦並無自謂有知性天之心，要之，亦不能不間或一談而已，亦更不須援荀蕡之言，聖人擇焉而為之解嘲也。於是乃不害吾說文，又不害吾說辛詞也。而吾又將奚以說也？於古有言：文以載道。若是乎文之不能離道而自存也。然吾讀《論語》《莊子》及大雄氏之經，皆所謂道也，而其文又一何其佳妙也？《論語》之文莊以溫，《莊子》之文縱而逸，佛經之文曲以直、隱而顯。如無此妙文，則其書將誰誦之？而其道又奚以傳？若是乎道之有賴於文也。彼載道之文，且復如是，則為文之文將何如邪？古亦有言：詩心聲也，字心畫也。夫如是，則學文之人將如何以涵養其身心，敦勵其品行乎？殆必如儒家之正心誠意，佛家之持戒修行而後可。雖然，審如是，即超凡入聖，升天成佛，於為文乎何有？且吾即將如是以說耶？則雖談天雕龍，辨析秋毫，於說文又何有？奈學文者又決不可忽視上所云之涵養與敦勵。然則如之何而可？於此而有簡當之論，方便之門，夫子之忠與恕，初祖之直指本心，見性成佛是也。所謂誠也。故曰：「修辭立其誠。」故曰：「誠於中，形於外。」吾嘗觀夫古今之大文人大詩人之作，以世諦論之，雖其無關於真義之處，亦莫不根

於誠，宿於誠。稼軒之詞無游辭，則何其誠也。復次，文者何？文也者，文彩也。無彩，即不成其為文矣。吾之所謂文彩，非脂粉熏澤之謂。脂粉熏澤，皆自外鑠，模擬襲取，非文彩也。而欲求文彩之彰，又必須於文字上具爐捶，能驅使，始能有合。小學家之論小學也，曰形，曰音，曰義。今姑藉此固有之假名，以竟吾之說。曰義者，識字真，表意恰是，此盡人而知之矣。然所謂識字，須自具心眼，不可人云亦云。否則仍模襲，非文彩也。曰形者，借字體以輔義是。故寫茂密鬱積，則用畫繁字。寫疏朗明淨，則用畫簡字。一則使人見之，如見林木之蓊鬱與夫岩岫之杳冥也。一則使人見之，如見月白風清，與夫沙明水淨也。曰音者，借字音以輔義是也。故寫壯美之姿，不可施以纖柔之音；而宏大之聲，不可用於精微之致。如少陵賦櫻桃曰「數回細寫」，曰「萬顆勻圓」。細寫齊呼，櫻桃之纖小也；勻圓撮呼，櫻桃之圓潤也。以上三者，莫要於義，莫易於形，而莫艱於聲。無義則無以為文矣，故曰要。形則顯而易見，識字多則能自擇之，故曰易。若夫音，則後來學人每昧於其理，間有論者，亦在恍兮惚兮、若有若無之間，故曰艱。曰要，曰易，曰艱，以上云云，就知之而言也。若其用之於文也亦然。雖然，古來大家，其亦果知之耶？要亦行乎其不得不然，不如是，則不愜於其

文心而已。今吾亦既再三言之，則亦似知之矣，而吾之所作，其果能用之耶？即能用之，其果能必有合耶？吾嘗笑東坡「魂飛湯火命如雞」一句之非詩，其義淺而無致，其形粗而無文，其聲則噪雜而刺耳。東坡世所謂才人也，而其為詩，乃有此失，其他作家，自宋而後，雖欲不等諸自鄙以下不可得也。若夫往古之作，「三百篇」、《楚辭》《十九首》，曹孟德、陶淵明，於斯三者，殆無不合。李與杜，則有合有離矣。然其高者，亦殆無不合。今姑以杜為例。七言如「風吹客衣日杲杲，樹攬離思花冥冥」，如「子規夜啼山竹裂，王母晝下雲旗翻」，如「駿尾蕭梢朔風起」，如「萬牛回首丘山重」，五言如「重露成涓滴，疏星乍有無」，如「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如「雲臥衣裳冷」，如「側目似愁胡」等，皆於形、音、義三者，無毫髮憾。學人有心，細按密參，自有入處，不須吾一一舉也。稼軒之詞，亦有合有離矣。其合者，一如老杜，即以今所選諸詞論之，如《念奴嬌》之「淒涼今古，眼中三兩飛蝶」，如《沁園春》之「疊嶂西馳，萬馬迴旋，眾山欲東」，如《鷓鴣天》之「紅蓮相倚渾如醉，白鳥無言定自愁」，如《南歌子》之「月到愁邊白，雞先遠處鳴」等，學人亦可自會，又不須吾一一說也。雖然，吾上所拈舉，聊以供學人之反三云爾。吾非謂二家之合作即盡於是，亦非謂其有句而無篇也。

即今所選辛詞二十章，亦豈遂謂足以盡稼軒哉？抑吾尚有不能已於言者，凡夫形、音、義三者之為用也，助意境之表達云爾。是故是三非一，亦復即三即一。一者何？合而為意境而已。一者何？即三者而為一而已。故視之而睹其形，誦之而聽其聲，而其義出焉。又非獨唯是也，聽其聲而其形顯焉，而其義出焉。若是則聲之輔義更重於形也。三即一者，此之云爾。且三者之合為文而彰為彩也，不可以無心得，不可以有心求。稍一勉強，便非當家。古之作者，其入之深也，常足以探其源而握其機。故能操縱活潑，太阿在手。其出之徹也，又常冥然如無覺，夷然如不屑。故能左右逢源，行所無事。於是而所謂高致生焉。吾乃今然後論高致。吾國之作家，自魏、晉、六朝迄乎唐、宋，上焉者自有高致；其次知求之，有得不得；其次雖知求之，終不能得；若其未夢見者，又在所不論也。稼軒之為詞，初若無意於高致，則以其為人，用世念切，不甘暴棄，故其發而為詞，亦用力過猛，用意太顯，遂往往轉清商而為變徵，累良玉以成疵瑕，英雄究非純詞人也。然性情過人，識力超眾，眼高手辣，腸熱心慈，胸中又無點塵污染，故其高致時時亦流露於字裡行間。即吾所選二十首中，如《水龍吟》之「楚天千里清秋，水隨天去秋無際」，《鵲橋仙》之「看頭上風吹一縷」，《清平樂》之「誰似先

生高舉，一行白鷺青天」，皆其高致溢出於不覺中者也。義已詳《說》中，茲不贅。問：既曰高致，則作品所表現，亦嘗有關於作者之心行乎？曰：此固然已。而吾又將烏乎論之？且此寧須論也？且吾前此拈心畫、心聲時不已稍稍及之矣耶？故於此亦不復論。若高致之顯於作品之中也，則必有藉乎文字之形、音、義與神乎三者之機用。是以古之合作，作者之心、力既常深入乎文字之微，而神致復能超出乎言辭之表，而其高致自出。不者，雖有，不能表而出之也。而世之人欲徒以意勝，又或欲以粉飾熏澤勝，慎已。吾如是說，其或可以釋王漁洋之所謂神韻，王靜安之所謂境界乎？雖然，吾信筆乘興，姑如是云云耳。吾年來於是之自悟、自肯也，亦已久矣。即與兩家所標舉之神韻與境界無一毫髮合焉，吾之自肯如故也。即舉世而不見肯，吾之自肯仍如故也。吾之為此詞說也，豈有冀於世之必吾肯也？二三子既有問，吾適有所欲言，聊於此一發之云爾。吾說而無當也，則等於大野之風吹，宇宙空虛，亦何所不容。其當也，又豈須吾說之耶。上智必能自合之；次焉者，研讀創作，日將月就，必能自得之。若是者又奚吾說之為耶？下焉者，雖吾說，其有稍濟耶？且四十九年，三百餘會，一部大藏經，亦何嘗非說？而其終也，世尊拈花，以不說說，迦葉微笑，以不聞聞。二三子雖求知

心切，欲得頓悟，來相叩擊，希冀觸碰，吾亦已不能無言，而果能言之耶？言所以達意，而果能達耶？即達矣，二三子之所會，果為吾意耶？嗟夫，初祖西來，教外別傳，直指本心。而六祖目不識丁，且謂諸佛妙理，非關文字，顧尚有《壇經》。馬祖初而曰即心即佛，繼而曰非心非佛；雖其言之簡，固亦不能無言也。弟子大梅謂其惑亂人未有了日。宜哉。後來子孫，拈槌豎拂，輶球弄獅，極之而棒，而喝，而打地，而一指，苦矣，苦矣。吾嘗推其意，蓋皆知其不能言而又不能不有所表現以示來學，所謂不得已也。出家大事，如此糾紛，亦固其所。若夫詞說，有何重輕。謂之說《稼軒長短句》可，謂之非只說《稼軒長短句》亦可。謂之為人可，即謂之自為亦可。謂之意專在說可，即謂之意不在說，尤大無不可。漆園老叟，千古達人，而曰呼我為牛者應之，呼我為馬者應之。莊子果牛與馬耶，即不呼不應，莊子之為牛馬自若也。果非牛與馬耶，人呼之即應之，莊子之為莊子自若也。嗟嗟，釋迦有言：萬法唯心。中哲亦言：貪夫殉財，烈士殉名。吾輩俱是凡夫，生於斯世，心固不能不有所繫維。苟有以繫維吾心，而且得以自樂焉，斯可矣。呼牛與馬可應之，而名之與財，又奚以區而別之也耶？至是而吾之自序，亦將畢矣。自吾初著手為此序，未意其冗長如是。而終於如是冗長者，

欲稍稍綜合《說》中之言，一、欲稍稍補足《說》中之義，二、欲稍稍恢宏《說》中之旨，三也。雖然，冗長至如是，而所謂綜合、補足與恢宏也者。吾自讀此序一過，仍覺有欲言而未能言與夫言之而未能盡者，則亦不能不止於是矣。《稼軒長短句》自在天壤之間，讀之者而好之者，會之者，大有人在，將不待吾之選之、說之、序之也。至於文則一如道。道無不在，而文亦若中原之有菽。學文之士自得之者，亦大有人在，更不需吾之說也。法演禪師謂陳提刑曰：「提刑少年曾讀小豔詩否？有兩句頗相近：『頻呼小玉元無事，只要檀郎認得聲。』」吾姑抄此，以結吾序。

# 上 卷

## 賀新郎 賦琵琶

鳳尾龍香撥。自開元、霓裳曲罷，幾番風月？最苦潯陽江頭客，畫舸亭亭待發。記出塞、黃雲堆雪。馬上離愁三萬里，望昭陽宮殿孤鴻沒。弦解語，恨難說。遼陽驛使音塵絕。瑣窗寒、輕攏慢捻，淚珠盈睫。推手含情還卻手，一抹涼州哀徹。千古事、雲飛煙滅。賀老定場無消息，想沉香亭北繁華歇。彈到此，為嗚咽。

讀辛老子詞，且不可徒看他橫衝直撞，野戰八方。即如此詞，看他將上下千古與琵琶有關的公案，顛來倒去，說又重說。難道是幾個典故在胸中作怪？須知他自有個道理在。原夫詠物之作，最怕為題所縛，死於句下；必須有一番手段使他活起來。獅子滾繡球，那球滿地一個團團轉，獅子方好使出通身解數。然而又要能發能收，能擒能縱，方不至不可

收拾。稼軒此作，用了許多故實，恰如獅子輶繡球相似，上下，前後，左右，獅不離球，球不離獅，獅子全副精神，注在球子身上。球子通個命脈，卻在獅子腳下。古今詞人一到用典詠物，有多少人不是弄泥團漢。龍跳虎臥，鳳翥鸞翔，幾個及得稼軒這老漢來？雖然如是，尚且不是辛老子最後一著。如何是這老子最後一著？試看換頭以下曲曲折折，寫到「輕攏慢捻」，「推手」「卻手」，已是迴腸蕩氣；及至「一抹涼州哀徹」，真是四弦一聲如裂帛，又如高漸離易水擊筑，字字俱作變徵之聲。若是別人，從開端至此，費盡氣力，好不容易掙得一片家緣，不知要如何愛惜維護，兢兢業業，惟恐失去。然而稼軒卻緊釘一句：「千古事雲飛煙滅。」這自然不是「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但是七寶樓台，一拳粉碎，此是何等手段，何等胸襟。真使讀者如分開八片頂陽骨，傾下一瓢冰雪來。又如虯髯客見太原公子，值得心死兩字也。要會稼軒最後一著麼？只這便是。然而若認為是武松景陽岡上打虎的末後一拳，老虎便即氣絕身死，動彈不得，卻又不可。何以故？武行者雖是一片神威，千斤臂力，卻只能打得活虎死去，不會救得死虎活來。辛老子則既有殺人刀，亦有活人劍，所以不但活虎可以打死，亦且死虎可以救活。不信麼？不信，試看他「賀老定場無消息，想沉香亭北繁華歇」十五個字，一口氣便呵得死虎活轉來了也。

## 念奴嬌 重九席上

龍山何處？記當年高會，重陽佳節。誰與老兵供一笑？落帽參軍華髮。莫倚忘懷，西風也解，點檢尊前客。淒涼今古，眼中三兩飛蝶。須信採菊東籬，高情千載，只有陶彭澤。愛說琴中如得趣，弦上何勞聲切？試把空杯，翁還肯道：何必杯中物？臨風一笑，請翁同醉今夕。

稼軒性情、見解、手段，皆過人一等。苦水如此說，並非要高抬稼軒聲價，乃是要指出稼軒悲哀與痛苦底根苗。凡過人之人，不獨無人可以共事，而且無人可以共語。以此心頭寂寞愈蘊愈深，即成為悲哀與痛苦。發為篇章，或涉憤慨。千萬不要認作名士行徑、才子習氣。彼世之所謂名士才子者，皆是繡花枕，麒麟楦，裝腔作勢，自抬身份，大言不慚，陸士衡所謂詞浮漂而不歸者也。即如明遠，太白，有時亦未能免此，況其下焉者乎。稼軒即不然，實實有此性情、見解與手段，實實感此寂寞，且又實實抱此痛苦與悲哀，實實怪不得他也。

此詞起得不見有甚好，為是重九席上，所以又只好如此起。迤邐寫來，到得「誰與老兵供一笑，落帽參軍華髮」兩

句，便已透得些子消息。老兵者誰？昔之桓溫，今之稼軒也。桓溫當年面前尚有一個孟嘉，可供一笑。稼軒此時眼中一個孟嘉也無。往者古，來者今，上是天，下是地，當此秋高氣爽，草木搖落之際，登高獨立，眇眇余懷，何以為情？所以又有「莫倚忘懷，西風也解，點檢尊前客」三句，是嘲是罵，是哭是笑，兼而有之。卻又嫌他忒殺鋒鏟逼人，所以今日被苦水一眼覩破，一口道出。直劍「淒涼今古，眼中三兩飛蝶」，寫得如此其感喟，而又如彼其含蓄；納芥子於須彌，而又納須彌於芥子。直使苦水通身是眼，也覩不破，遍體排牙，也道不出。英雄心事，詩人手眼，悲天憫人，動心忍性，而出之以蘊藉清淡，若向此等處會得，始不辜負這老漢；若一味向鹵莽滅裂處求之，便到驢年也不會也。

稼軒手段既高，心腸又熱，一力擔當，故多煩惱。英雄本色，爭怪得他？陶公是聖賢中人，擔荷時則掮起便行，放下時則懸崖撒手。稼軒大段及不得。試看他《滿江紅》詞句，「天遠難窮休久望，樓高欲下還重倚」，提不起，放不下，如何及得陶公自在。這及不得處，稼軒甚有自知之明，所以對陶公時時致其高山景行之意。一部長短句，提到陶公處甚多。只看他《水調歌頭》詞中有云：「我愧淵明久矣，猶借此翁湔洗，素壁寫《歸來》。」真是滿心欽佩，非復尋常讚歎。古今詩人，提起彭澤，那個又不是極口讚歎，何止老辛一

人？然而他人效陶、和陶，扭捏做作，只緣人品學問，不能相及，用盡伎倆，只成學步，捉襟見肘，百無是處。稼軒作詞，語語皆自胸臆流出。深知自家與陶公境界不同，只管讚歎，並不效顰。所以苦水不但肯他讚陶，更肯他不效陶；尤其肯他雖不效陶，卻又了解陶公心事。此不止是人各有志，正是各有能與不能，不必綴腳跟、拾牙慧耳。只如此詞後片，忽然借了重九一個題目，一把抓住彭澤老子，大開頑笑，不但句句天趣，而且語語尖刻。即起陶公於九原，恐亦將無以自解。且道老辛是肯淵明，不肯淵明？若道不肯，明明說是高情千古。若道肯，卻又請他試把空杯。不見道：只因愛之極，不覺遂以愛之者謔之。又道是：「故將別語惱佳人，要看梨花枝上雨。」苦水如此說，甚是不敬，只為老辛頑皮，所以致使苦水輕薄。下次定是不敢了也。

## 沁園春 瞞山齊庵賦，時築偃湖未成

疊嶂西馳，萬馬迴旋，眾山欲東。正驚湍直下，跳珠倒濺，小橋橫截，缺月初弓。老舍投閒，天教多事，檢校長身十萬松。吾廬小，在龍蛇影外，風雨聲中。爭先見面重重。看爽氣朝來三數峰。似謝家子弟，衣冠磊落，相如庭戶，車騎雍容。我覺其間，雄深雅健，如對文章太史公。新堤路，問偃湖何日，煙水濛濛。

讀辛詞，一味於豪放求之，固不是；若看作沉著痛快，似矣，仍未是也。要須看他飛針走線，一絲不苟，始為得耳。即如此詞，一開端便即氣象崢嶸，局勢開拓，細按下去，何嘗有一筆軼出法度之外？工穩謹嚴處，便與清真有異曲同工之妙。笑他分豪放、婉約為兩途者之多事也。

閒話且置。即如此詞，如何是辛老子一絲不苟處，一毫不曾軼出法外處？看他先從山說起，次及泉，及橋，及松樹，然後才是吾廬，自遠而近，秩秩然，井井然。換頭以下，又是從廬中望出去底山容山態。然後說到將來的偃湖。腳下幾曾亂卻一步。雖然苦水如是說，仍不見得不曾辜負稼軒這老漢。何以故？步驟雖然的如此，卻不是稼軒獨擅，

即亦不能以此為稼軒絕調。一切作家，誰個筆下又不是有頭有尾，有次第，有間架？誰個又許亂說來？他人如是，稼軒亦如是。丈夫自有衝天志，不向如來行處行。且道如何又是稼軒所獨擅的絕調。自來作家寫山，皆是寫他淡遠幽靜，再則寫他突兀峻厲。稼軒此詞，開端便以萬馬喻群山，而且是此萬馬也者，西馳東旋，踴足鬱怒。氣勢固已不凡，更喜作者羈勒在手，故作驅使如意。真乃倒流三峽，力挽萬牛手段。不必說是超絕千古，要且只此一家。但如果認為稼軒要作一篇翻案文字，打動天下看官眼目，則大錯，大錯。他胸中原自有此鬱勃底境界，所以群山到眼，隨手寫出，自然如是，實不曾有心要與古人爭勝於一字一句之間，又何曾有心要與古人立異？天下看官眼目，又幾曾到他心上耶？雖然，是即是，終嫌他太粗生。稼軒似亦意識及此，所以接說珠濺、月弓，是即是，卻又嫌他太細生。待到交代過十萬松後，換頭以下，便寫出「磊落」「雍容」「雄深雅健」，有見解，有修養，有胸襟，有學問，真乃擲地有聲。後來學者，上焉者硬語盤空，只成乖戾；下焉者使酒罵座，一味叫囂。相去豈止千里萬里，簡直天地懸隔。而且此處說是寫山固得，說是這老漢夫子自道，又何嘗不得。寫到此處，苦水幾番想要擋筆，未寫者不想再寫，已寫者也思燒去。饒我筆下生花，舌底翻瀾，葛藤到海枯石爛，天窮地盡，數十頁《稼軒詞

說》，何曾搔著半點癢處？總不如辛老子自作自讚，所供並皆詣實。讀者若於此會去，苦水詞說，盡可以不寫，亦盡不妨寫。若也不然，則此詞說定是燒去始得。

## 滿江紅

稼軒居士花下與鄭使君惜別醉賦。侍者飛卿奉命書

莫折荼蘼，且留取、一分春色。還記得、青梅如豆，共伊同摘。少日對花渾醉夢，而今醒眼看風月。恨牡丹、笑我倚東風，頭如雪。

榆莢陣，菖蒲葉。時節換，繁華歇。算怎禁風雨，怎禁鶗鴂。老冉冉兮花共柳，是棲棲者蜂和蝶。也不因、春去有閒愁，因離別。

花下傷離，醉中得句，侍兒代書，此是何等情致。待到一口氣將九十許字讀罷，有多少人嫌他忒煞質直。杜少陵詩曰：「黃四娘家花滿蹊，千朵萬朵壓枝低。」楊誠齋詩卻說：「霜幹皴枝臂來大，只著寒花三兩個。」若只許他蜀中黃四娘家千朵萬朵，不許他紹興府學門前寒花霜幹得麼？換頭自「榆莢陣」直至「怎禁鶗鴂」，雖非金聲玉振，要是斬釘截鐵，一步一個腳印，正是辛老子尋常茶飯，隨緣生活。及至「老冉冉兮花共柳，是棲棲者蜂和蝶」，多少人讚他前用《離騷》，後用《論語》，真乃運斤成風手段。苦水卻不如是說。若謂冉冉出屈子，棲棲出聖經，所以好，試問花共柳、蜂和蝶，又有何出處？上面恁麼冠冕堂皇，底下恁麼質俚草率，豈非上

身紗帽圓領，腳下卻著得一雙草鞋？須看他「老冉冉兮花共柳」是怎的般風姿？「是棲棲者蜂和蝶」是怎的般情緒？要在者裡，體會出一個韻字來，方曉得稼軒何以不求與古人異，而自與古人不同；何以雖與古人不同，卻仍然與古人神合。隔岸觀火之徒動是說「如教坊雷大使之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苦水卻笑他如何不說，雖非本色，要極天下之工乎？且夫所謂本色者何也？山定是青，水定是綠，天定是高，地定是卑，若是之謂本色歟？大家如此說，我不如此說，便非本色。苟非真切體會，縱如此說了，又何異瞎子所云之「諸公所笑，定然不差」？假如真切體會了，便不如此說，亦何嘗不是本色？且稼軒如此寫，豈非正是稼軒本色乎？若謂只是太粗生，則何不思：無性情之謂粗，沒道理之謂粗，稼軒此詞，至情至理，粗在甚麼處？你道塗粉抹脂，便是細麼？揭起那一層塗抹，十足一個黃臉婆子，面疱雀斑，青痣黑疤，累積重疊，細在甚麼處？

## 水龍吟 登建康賞心亭

楚天千里清秋，水隨天去秋無際。遙岑遠目，  
 獻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樓頭，斷鴻聲裡，江南遊子。把吳鈎看了，闌干拍遍，無人會，登臨意。  
 休說鱸魚堪膾。盡西風、季鷹歸未？求田問舍，怕應羞見，劉郎才氣。可惜流年，憂愁風雨，  
 樹猶如此。倩何人喚取，紅巾翠袖，揾英雄淚？

千古騷人志士，定是登高遠望不得。登了望了，總不免泄漏消息，光芒四射。不見阮嗣宗口不臧否人物，一登廣武原，便說：「時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陳伯玉不樂居職，壯年乞歸，亦像煞恬退。一登幽州台，便寫出「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況此眼界極高、心腸極熱之山東老兵乎哉？

此《水龍吟》一章，各家詞選錄稼軒詞者，都不曾漏去。讀者太半喜他「落日樓頭」以下七個短句，二十七個字，一氣轉折，沉鬱頓挫，長人意氣。但試問此「登臨意」究是何意？此意又從何而來？倘若於此含糊下去，則此七句二十七字便成無根之木、無源之水，與彼大言欺世之流，又有何區別？何不向開端兩句會去？此正與阮嗣宗登廣武原、陳伯玉

登幽州台一樣氣概、一樣心胸也。而且「千里清秋」，「水隨天去」，浩浩蕩蕩，蒼蒼茫茫，一時小我，混合自然，卻又抵住枝梧，格格不入，莫只作開擴心胸看去。李義山詩曰：「花明柳暗繞天愁，上盡層樓更上樓。欲問孤鴻向何處？不知身世自悠悠。」與稼軒此詞，雖然花開兩朵，正是水出一源。此處參透，下面「意」字自然會得。好笑學語之流，操觚握筆，動即曰無人知，沒人曉，只是你自己胸中沒分曉。試問有甚底可知可曉？即使有人知得曉得了，又有甚麼要緊？偏偏要說無人知，沒人曉，真乃癡人說夢也。前片中「遙岑」三句，大是敗闕。後片中用張翰事，用劉先主事，用桓溫語，意只是說，欲歸又歸不得，不歸亦是空度流年。但總不能渾融無跡。到結尾處「紅巾翠袖，搖英雄淚」，更是忒煞作態。若說責備賢者，苦水詞說並非《春秋》，若說小德出入，正好放過。

## 八聲甘州

夜讀《李廣傳》不能寐，因念晁楚老楊民瞻約同居山間，戲用李廣事以寄之

故將軍飲罷夜歸來，長亭解雕鞍。恨灞陵醉尉，匆匆未識，桃李無言。射虎山橫一騎，裂石響驚弦。落魄封侯事，歲晚田園。

誰向桑麻杜曲？要短衣匹馬，移住南山。看風流慷慨，談笑過殘年。漢開邊、功名萬里，甚當時、健者也曾閒？紗窗外、斜風細雨，一陣輕寒。

《白雨齋詞話》曰：「辛稼軒，詞中之龍也。」因忽憶及小說一則：一龍墮入塘中，極力騰踔，數尺輒墜，泥塗滿身，蠅集鱗甲。凡三日。忽風雨晦冥，霹靂一聲，龍便掣空而去云云。苦水讀辛詞，雖不完全肯《白雨齋詞話》，但於此《八聲甘州》一章，卻不能不聯想到小說中所寫之墮龍。看他開端二語，天矯而來，真與一條活龍相似。但逐句讀去，便覺此龍漸漸墮落下去。匆匆者何也？或是草草之意耶？匆匆未識，以詞論之，殊未見佳。「桃李無言」，雖出《史記·李廣傳》後之「太史公曰」，用之此處，不獨隔，亦近湊。落魄兩句便是因地一聲墮入泥中。《傳》中明說，李廣不言家產事，

「田園」二字，作何著落？換頭云「誰向桑麻杜曲」，是又不事田園也。「短衣匹馬」出杜詩，是說看李將軍射虎，非說李將軍射虎也。「匹馬」字與前片「雕鞍」字、「一騎」字重複，是龍在塘中，泥塗滿身，蠅集鱗甲時也。「風流慷慨，談笑過殘年」，縱然極力騰踔，仍是不數尺而墜。直至「漢開邊」十五個字，方是風雨晦冥，霹靂一聲，掣空而去。龍終究是龍，不是泥鰍耳。至「紗窗外，斜風細雨，一陣輕寒」，則是滿天雲霧，神龍見首不見尾矣。昔者奉先深禪師與明和尚同行腳，到淮河，見人牽網，有魚從網透出。師曰：「明兄，俊哉！一似個衲僧。」明曰：「雖然如此，爭如當初不撞入羅網好？」師曰：「明兄，你欠悟在。」苦水今日，斷章取義，採此一節，說此一詞，得麼？雖然，似即似，是則非是。